

## 目录

1、2015年4月23日 .....	2
2、2015年9月初 .....	3
3、2015年11月20日 .....	4
4、2016年2月中旬 .....	5
5、2016年4月4日 .....	5
6、2016年12月1日 .....	6
7、2017年1月16日 .....	7
8、2017年3月28日 .....	8
9、2017年7月25日 .....	8
10、2017年11月7日 .....	9
11、2017年11月15日 .....	10
12、2017年12月1日 .....	11
13、2018年3月3日 .....	11
14、2018年5月初 .....	11
15、2018年7月10日 .....	12
16、2018年8月8日 .....	13
17、2018年9月10日 .....	14
18、2018年10月3日 .....	15
19、2018年12月5日 .....	16
20、2019年7月30日 .....	16
21、2019年8月26日 .....	17
22、2019年11月6日 .....	18
23、2019年12月17日 .....	19
24、2020年1月3日 .....	20
25、2020年1月23日 .....	21
26、2020年1月28日 .....	21
27、2020年2月3日 .....	22
28、2020年3月17日 .....	22
29、2020年3月27日 .....	23
30、2020年4月26日 .....	24
31、2020年5月8日 .....	25
32、2020年5月17日 .....	26
33、2020年5月30日 .....	27
34、2020年7月5日 .....	27
35、2020年7月10日 .....	28
36、2020年7月25日 .....	29
37、2020年8月24日 .....	30

## 1、2015年4月23日

各位朋友、学友：

感谢你们上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年会。很热闹，很愉快。在我们的网页上（[www.ripe-cufe.org](http://www.ripe-cufe.org)）志锋已跟大家汇报了。我希望明年年会内容更丰富，更多人参加。

我们在中财大的政策效应研究所（RIPE）完全是个自发、自愿的组织。它的价值完全反映会员们的真心投入。会员是贵精不贵多。我们三个研究领域（政策方法，文化基因，城市人）开始建立起精英团队，加上刚好配合上国家对政策评估、中国梦、城镇化的重视，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机遇去发展，作贡献。为了更好的整合我们的研究实力，提升我们的应用价值，开拓我们的影响范围，我准备在短期内做一个会员调查去看看会员们的真正实力何在。听听会员们想做的贡献在哪。有了这个认识，RIPE 的未来发展（套用我的政策研究语调）就会更有效应、效率和更可行了。

四月初返回加拿大后，又投入研究、思考、写作、讲授的生活去。

《家有四男》是个完全属于趣味性的写作，在国内接受了好几趟传媒的访问（青年报，生活周刊，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东方早报），相当深入。愿天下父母对孩子的成长都抱乐观。

三联书店很想进一步“开发”《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准备把有关西方历史的部分抽出来，加上插画、地图，出一本历史书。这主要是编纂工作，由三联去做。相信今年10月我再来的时候会有初稿。中国文化基因是中国梦的基础。有关中国文化基因是什么，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没有认真的观察，追踪和反思。但从方法论的角度去想，我认为仍要落实在宇宙观的层面。文化基因团队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希望出些成果。

《文化基因》一书写完之后我就开始写一系列叫“旧概念与新环境”的文章。已经写了8章：柏拉图的“恒”、奥古斯丁的“性恶”、亚里士多德的“变”、亚奎纳的“普世价值”、古雅典的“民主”、经院派的“公平”、笛卡尔的“天赋理念”、洛克的“自由”。前5章已在《城市规划》出版了。三联有意把这系列和我们两篇“城市人”文章出一本以城镇化命题的书。我现在把这些文章整理，特别是加上引子。希望10月前有初稿。那些一两千字的引子我也许会放在“梁鹤年的文字”的微信平台上。

“城市人”是我思考的主题之一。武汉大学几个同学用这个理念做论文，清华也有同学用它做作业。这些生力军是初生之犊，有时会有出人意表的创意，例如“大数据”对“城市人”研究的启发。“大数据”聚焦于可见的“行为”，而非不可见的“意图”。“城市人”理性的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是种“意图”，但从“意图”演化到“行为”的过程肯定受到“选择范围和机会”的支配（无限的“意图”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和机会”底下作出“行为”的决定）。规划工作就是聚焦这些“选择范围和机会”。若是以“大数据”作为规划决策的唯一基础就是以现在或过去的“行为”去决定未来的“选择范围和机会”，是种典型的“经验之谈”的决策思维（不同者是“经验之谈”内化于，或美化于“大数据”里头）。这是不智，甚至是不道德。我的直觉是“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探讨“选择范围和机会”如何影响“意图”到“行为”的演化。我会好好思考。也希望多听大家的想法，以及对城市人理论的任何想法。更希望有志者加入这个研究团队。

政策方法，尤其 S-CAD 评估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大有可为。希望软件尽

快做出来。这对国家各级政府的决策都会有贡献。未来的几个月的工作重点包括建立案例库和扩大队伍。S-CAD 方法易懂难做，需要若干的示范和经验才能真正掌握。我希望有更多人（现有会员或新会员，包括介绍别人）投入这个有意义和有前景的团队。更希望把这套元方法开展到公共政策以外，使企业，甚至家庭，个人的决策更科学，更成功。

未来几个月，会有几个中国访问学者和我一起研究，切磋。这是我最珍惜和最享受的时刻。每天两小时的“交谈”使我感受到求“真”原来是如此的“美”

朋友们，学友们，感谢你们的爱戴和支持。但是令我更感动的是在现今冷漠和功利的社会，仍有你们一群向往理想，愿意奉献的“人”。我用“人”，因为只有理想和奉献才可以使我们超越兽性，成为真正的“人”

让我们互相关怀，互相鼓励。

梁鹤年

2015 年 4 月 23 日

## 2、2015 年 9 月初

各位学友、朋友：

去年 11 月成立了 3 个研究团队，经过大家的努力，扩开了新局面，4 月时已经给大家报告了，现在谈谈这几个月来的进展。

首先是以武汉大学为基地、以周婕老师为领队的“城市人”团队，与武汉市规划研究院在 6 月签署了“城市人联合研究中心”的协议，为期 5 年，每年投入 50 万元去开发“城市人”理论与实践。同济大学也示意要组成以年青教师和博士研究生为骨干的“城市人”研究队伍。

文化基因团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杨晓东所长领导下，开展了对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的探索，在 7 月份更派了一位年轻研究员来加跟我共同研究。再者，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达成了初步共识，开展中华文化基因联合研究项目。

政策研究团队在中财大的王志锋领导下，开发 S-CAD 方法运作手册和软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刚派了一位年青老师到我处，探讨把 S-CAD 方法融入学院的科研和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公共管理研究所也尝试把这一方法应用到北京市的政策评估上。

继去年 11 月到今不足一年，这是相当好的成绩。更难得的是，所有的工作都是自愿奉献，在今天功利社会中仍有这精神，令我感动，也足使大家骄傲。这些成果后面是很多人的努力，虽然在这里未曾一一列出，我心里清楚，要向您们致敬！

为使我们共同开垦的智慧果园可以成长、可以持续，我们要不断努力耕耘，更要不断互相鼓舞、交流心得，不断增添园丁。我有两个想法，我想由明年开始，3 个团队每年一度聚合志同道合之士，一方面互相勉励、切磋心得；一方面对外宣传、发表成果；一方面吸纳新血、壮大队伍。按研究领域的性质，城市人团队可以办公开论坛，政策评估团队办心得交流会，文化基因团队办学术研讨会。大家也知道，这 3 个研究领域在我的思想中是贯通的一一在理性上是通过现象与真相的结合，在道德上是通过自存与

共存的平衡。我希望在未来的政策效应研究所年会上，每个团队可以拿出一个概念、案例或实践去演绎这套“三位一体”的思路，这会是一大乐事。

另外一个想法，5月时向大家发过一份问卷，我看了大家的回复，又思考了我们会员们的结构，得出一点启发。首先，愿意做贡献的人确实不少，这使人兴奋。怎样去发挥这些力量？当然，我们可以把众人安排到合适的研究领域和团队去，但我再细想，在民族发展的大业上，我们这点微小的力量应放在哪里？中华文明有很浓的历史意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延续，为此，都有承先启后的使命。会员中有阅历丰富，事业有成的；也有年轻有为，力争上游的。如果前辈与新俊连上。一方是承先；一方是启后。薪火得以相传，国家人才素质也得以提升。这岂不也是一大乐事。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这段日子在加主要是整理这两三年来有关“旧概念与新环境”的系列文章，预计明年3月由三联出版。据称《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和《家有四男》两书的销路也不错。有一趣事，我的儿子在加拿大多伦多行医，上月，一个病人问他《家有四男》的作者是不是他的父亲？因为他在书中图片看到他，这世界实在太巧了。

我会于10月6日到11月14日期间来华，主要在上海，但也会有时间在北京。我会定下一两个晚上，与朋友、同学们叙叙，志锋会通知大家。

北京/上海见  
梁鹤年

### 3、2015年11月20日

各位朋友、同学：

我刚从中国返回加拿大。40天的行程，丰富又愉快，虽然可能忙了些。

头几天在北京，见了科技部的朋友，拜访了吴良镛教授，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公共政策研讨班上展示了S-CAD的政策评估法最新进展，还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决定了明年城市规划理论年聚的细节，更与国土资源部的法规司商讨合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合作也做了新调整。最愉快的是10月11日的茶叙，来了十多人，有些是好几年未有见面的。

转到上海就马上开展在同济的四周课程，住在浦东干部学院，并在那里为学员和老师上课。也到了交大、华师大和新区党校讲学。期间去了武汉几天，看到“城市人”的联合研究在积极进行。又去了杭州，在浙江省委党校讲了一堂课。上海的朋友也搞了一次茶叙，很快意。

最后几天包括在湖南的发展研究中心讲S-CAD，然后回北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讲“大国兴替”，在中央财经大学讲比较研究，又与国土资源部的年青人做了个沙龙。最后又返上海，跟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定下一个政策评估的项目。

我的三个领域都向前进了一大步。政策评估的软件已开发出来，虽然有很多地方还需要改良、提升，但S-CAD评估法已从概念层面上升到了使用层面。政策评估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工具，希望我们的努力会有些贡献。我很幸运，很多人都很乐意奉献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去推动这项事业，使我可以把软件无偿地供人使用。（当然，未来的开发和提升还或需要投入

的。)“城市人”现在由武大带头，同济也准备积极参与。很多人说这是规划的冬天（指规划职能收缩、大型项目减少），但跟我志同道合的却说这是规划研究的春天，甚至是夏天。“城市人”理论适逢其时，在中国重新思考规划何去何从之际，拿出一个既有理性，也有道德的理论范式。它的发展大有前景。文化基因的探索使我着迷，或者是因为这是个“没有用”的工作，不受“用”的支配，没有被“用”捆绑。我打算写《西方文明的未来》，一方面验证我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中提出的解释文明现象的方法（文化基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另一方面（如果方法经得起考验），就去算算西方的未来和中国在这未来中可作的选择。

回来几天，马上要“探亲”了。先去美国的老大，再去温哥华的老三，然后去卡其利“扫墓”。最后返香港参加甥女的婚宴，要到12月中才回家。其实我是非常幸福的，有亲情，有友情。

感谢大家，增加我对人性的乐观。

梁鹤年

2015-11-20

#### 4、2016年2月中旬

各位同学，朋友：

种子发芽了。研究所创立之初，旨在为我创立一个平台，每年一度与志同道合的共聚、交流。我们的志是为建设伟大中国做点贡献；我们的道是优化与平衡互重、理性与道德共进。努力与机遇使研究所的队伍不断壮大。去年年会我们定下三个研究领域。一年过去了，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这是喜事。第一步走出了。

今年年会，三个团队会向大家汇报去年的工作，来年的计划和未来的展望。希望大家能来，互励共勉。同时，每一个团队还是只具雏形，刚刚发芽，极需要养料与人才去灌溉、栽培。大家按自己的兴趣与专才加入，按自己的时间和条件奉献，众志成城。

过去一年，我整理了我“旧概念与新环境”以及“城市人”的系列文章。三联书店的编辑和校对都比较认真，赶不上在年会期间出版，要等到年中。但我在年会上想谈谈我的思路。还有，这几个月我开始思考“西方文明的未来”，是非常初步的构想，也想与大家交流，汲取智慧。

3月6日在年会见。

梁鹤年

#### 5、2016年4月4日

各位学友：

我回加几天了，开始恢复我的规律生活：早上看书和写作，下午与访问学者们交流，充实又惬意。

这趟来华，颇有成果，谢谢大家的支持。去年 RIPE 年会给我的感觉是“事有可为”，今年的感觉是“有些作为”，希望来年更“大有作为”。

的确，我们的三个板块都是聚焦于中国目前的要务。（1）城镇化是大事情，如何搞好城镇化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城市人”提供一个以人为本、

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理论框架。(2) 30 年来凭着摸着石头过河来搞改革开放、取得成果。但随着改革深化，我们到了河的深处，石头摸不着了，需要有更科学的决策范式。S-CAD 方法提供一套结合的政治智慧和专业知识政策评估架构，去检验政策的效应、效率和可行性。(3) 中国梦是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导航，是百载千秋的事情。一个文明的文化基因就是它的“天性”。辨认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才可知道我们走的方向是顺天性还是逆天性，才可掌握国运。

面对这些挑战与机会，我们有责任感、兼有迫切感。几年的努力，我们有了点基础。虽然根仍未够深，干仍未够高，但方向是明确的——自存、共存；方法也是清楚的——优化、平衡。

在城市人方面，我们的研究实力不断增强，更可贵的是我们成功地通过项目去结合服务与研究。在实践中验证和提升理论。我希望未来 12-18 月内城市人团队人数翻一翻，招揽更多院校参与，更多事业单位赞助，在不久将来，可以每年举办一次具规模和内容的研讨会。在全国大搞智库和政策评估之际，我希望 S-CAD 团队能够把握未来 12-18 月的黄金机会，把 S-CAD 建设为全国的标准政策评估方法（起码是标准方法之一）。我鼓励 S-CAD 团队发挥大视野、大气魄，大展鸿图。文化基因既是长期性的基础研究，也要融合中国梦的实际建设。第一期文摘出版是个好的开端，定期出版会吸引各界的注视。这正好配合团队刚定下的研究大纲：通过分析几千年中国思想史在“家”的定义和意义上的变化去发掘变中之不变，值此窥探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希望在 12-18 月内会产出可供建设中国梦的成果。

真的，众志成城。短短 3 年左右，我们从空白到遍地开花。当然，播了种子还得浇水、施肥，才得结果。但这几年的体验，使我充满信心，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诚意、善意；使我感到温暖，因为我得到很多人的信任、帮助。但也是种鞭策，叫我不能松懈、不能疏忽。我非但要向自己交待，也得向你们交待。

我应该称你们为同志，因为我们确实志同道合。让我们在有生之年，以有限之力，做些有用之事。共勉。

梁鹤年

2016 年 4 月 4 日

## 6、2016 年 12 月 1 日

朋友、学友，你们好！

我回加已经两个多星期。因为杂务比较多，到现在才向大家汇报这次回国的工作和感受。（不知怎样，我掉了我的日程/记事表，所以全都是凭记忆。还有，如果我有答应过任何人、任何事而还未去做的，请给我提醒。）总的一句，工作和感受都非常好。

我在 2009 年退休后就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国的事情上，每年回国两趟，春节后在北京，国庆后在上海，也会游访各地。这次的基地在上海同济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也去了太原（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杭州（浙江省委党校）、南京（东南大学）、武汉（武大），当然也上了北京（清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规院、中财大、国土资源部）。行程相当紧，但各处

都很热情，可惜未能多留。

1. “城市人”理论的开发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武大的团队越来越成熟。同济和东南也有意向参与。《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今年8月经三联书店出版。内有两篇“城市人”的文章，希望有更多人撰写书评，推广推广。下一步是要在学界和实业领域扩大“城市人”理论的讨论和应用。我和建工出版社作了初步探讨，希望出版系列的“城市人”理论、方法、案例、标准。最好能发掘更多的出版渠道。明年的理论年聚将于2月24、25日在中规院举行，有半天留给“城市人”专用。中规院也愿意提供“规划中国”app平台（CITYAPP）刊登文稿。

2. 文化基因的研究也有进展。复旦出了两期文摘，现准备改为写书，期待3年内出版，落点在宇宙观，团队也加强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所决定作3年投资，请专人作专题研究，落点在伦理观。我在写西方文明的未来。与三联商量，分两本出版，头一本谈“文化基因方法”，以法国大革命极端化为案例，第二本以“文化基因方法”推西方未来。

3. 政策评估的团队不断扩大，主力放在中财大和中浦院，今年也做了几个项目（国土资源部、世界自然基金会、北大-林肯土地中心），但重点仍是中浦院的培训，又加进了浙江省委党校。软件马上到手。这将会是个大契机。下一步是打开第三方评估的局面，和加强队伍建设。前景应该很好。

在加拿大的大部分时间放在访问学者处，经常有5~6个人在。这是我最落力和最享受的工作。未来几年也会如此。希望在每一个领域（城市、文化、政策）都建成一个核心团队，非但继续我的工作，更培养再下一代的人才。因此，请大家代我留意，介绍给我几个志同（愿意为国家发展作贡献）道合（接受我的思想方向与方法）之士。先谢了！

这趟回国最大的感受是幸运。不在什么成就。三个领域都开始生根，虽然有长有短；都在发展，虽然有快有慢，但肯定还需要若干时间才成气候。幸运是这么多人在耕耘。除了我的感激之外，没有什么报酬，甚至要自掏腰包。我个人幸运，国家幸运！

梁鹤年

2016年12月1日

## 7、2017年1月16日

各位学友、朋友：

今年年会定在2月26日，离今只有个多月。

退休至今，七年了。记得刚退休的时候，我曾对自己说，希望未来十年是我最丰富的十年。现在过了大半，回头一看：也可说是差强人意。想干的都着手干了，进度快慢不一。虽然不能说已到收获季节，难得是一群志同（为民族做贡献）道合（以理性去求真）的在一起耕耘的乐趣享受到了。

这段时间，有不少人跟我说了，我自己也感觉到，在现今热衷名利的社会，有点理想的都感到不入流，都在孤军作战。我想起亚里士多德幸福人生的条件：不虞饥馑、有点时间、几个好友。第一个条件现在大部分人都应能满足了；第二个条件与第一个条件是相连的，物质追求越多，自由

时间越少。我关注的是第三个条件。“好友”的意思是“益友”。我想，如果每个人可以在我们之间找到三、两个思想的伙伴，互相督促、提点去走正路，互相鼓励、扶持去争上游，岂不是大好的事情？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更是无上享受。

我希望在我们之间能够培养出这个人气与志气并长的风气。在加拿大，我开始要求我的访问学者在他们之间找思想伙伴。我希望 RIPE 的成员之间也这样做。在年会在前或在年会之间结起伴来。借用一下英语。这叫“搭伴制”（buddysystem），可以使我们的志更大、道更坚。我可以想象三两成群，每个月见次面、谈些名利之外的志气事、超越自我的人生观，有困难互相帮助、有喜悦互相分享。

我也想跟各人搭伴，希望在很快的未来，当我们的三个领域有点基础之后，我会有较多的时间去跟每一小群交流、互访。在此之前，你们也可以给我电邮，告诉我你们的活动、话题、困惑、突破。我也需要精神养料。

期待着年会与大家见面，并见到一群群的伴搭。

梁鹤年

2017年1月16日

## 8、2017年3月28日

诸位学友，

2月26日北京的年会给我很大的鼓舞。情浓的气氛、丰富的内容，充满着活力，充满着阳光。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更成熟了。三个板块各显风骚，洋溢着蓬勃的朝气。

我收到很多“结伴”的单子。希望每一伙的伴都可以认真的保持联络（每个月最少一趟见面、通信）、互相关怀（在事业上、家庭间相互支持、鼓励）、共同学习（一起读、一起讨论）。未来的一年，到一年半，每一个板块的团队都会独立的举办一个论坛或研讨，展示它们努力的成果，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工作，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趟年会，我真的感觉到“志同”的温暖、“道合”的力量。你们不求回报的精神真令我感动；与你们相交，使我觉得幸运与幸福。一带一路的伟业、中国梦的追求都需要中华民族拿出一些自己满意、人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应是有所作为的时代，让我们共同努力，做点贡献。

共勉

梁鹤年

2017年3月28日

## 9、2017年7月25日

各位学友，

近日我整理通讯记录才真正的体会到我们队伍中人才济济，无论是在专业范围、就业岗位或地域分布。特别是来过加拿大的都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就算是多时不见，一见面就好像从未有分开过，确实使我感动和快慰。

虽然我和大家交往的时间有早有晚、时段有长有短，但都感到一种强烈的做好人、做好事追求。你们有不少跟我说过，在加拿大的时候好像



把困扰想通了，解困也掌握了，但一旦回到日常的圈子里，苦恼、焦躁又来了，而且往往有孤军作战的无依感。其实，你们是有依的，但志同道合者还需要常聚、互勉才可以保持志不移、道更坚。修身需要自律，而自律往往有赖互律。我鼓励大家“归队”。

经过众人多年的耕耘，我的三个板块都有了一点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临界的质量。如果大家的力量可以调动和集中起来，定能众志成城。现有6个团组，我鼓励大家选择加入一个（也欢迎自发组织），通过定时的聚会、交流，通过积极的参与和开发培训、研究、项目，各人按自己的专长和能力，在志同道合者的互律、互勉中，一方面为个人的修身下功夫，一方面为民族的未来做贡献。

亚里士多德不就是说过，幸福的条件有三：一点生活的保障、一点闲暇的时间、几个好朋友。几个益友轻松地谈天说地，认真的索理寻真，那真是理性的佳肴、灵性的乐事。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喜悦应该是，也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我征得各团的组长同意（乐意）做召集人。希望你在下面选一或二去“归队”，并给王志锋回条。如果你已身有所属，我鼓励你加紧、加深你的参与。

1. 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政策评估、城市/土地）召集人：王志锋（wangzgf@cufe.edu.cn）

2. 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所（文化基因）召集人：杨晓东(yxd20@vip.sina.com)

3. 上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政策评估，“城市人”）召集人：丁进锋(jfding@celap.org.cn)

4. 上海，复旦大学（文化基因）召集人：刘建军(liujianjun@fudan.edu.cn)

5. 武汉，武汉大学（城市/土地）召集人：周婕(wuhanzhoujie@163.com)、魏伟(weiwei@whu.edu.cn)

6. 深圳，哈尔滨工业大学（政策评估、城市/土地）召集人：郭湘闽(24904404@qq.com)

等收到大家的回应后，我建议各团开一个全体参与的筹措会，相讨最合适的方向和方式（从茶叙、读书会、家眷联谊，到公开论坛、合作研究、开发项目，以致办刊物、办培训、办咨询），在互相享受，互相扶持下，共同做些有意义、可持续的事情。

我个人的希望是每次回国都可以在各地与各个团队聚会几天，听听你们的，讲讲我自己的。这将会是赏心乐事，愿足矣。

梁鹤年

10、2017年11月7日

各位队友：

跟大家报个喜讯。这个月来各地“良师益友”陆续归队，总达150人左右，超出我的预期。

北京中财大30多人

北京国研中心10多人

上海中浦院 20 多人

上海复旦 10 多人

武汉武大 50 多人

深圳哈工大 10 多人

人数多固然好，但热情是更好，希望这是个好开始。

大家都定下每月第二个星期五开读书会，有在下午，有在晚上。各地都是北京时间，星期五聚会时应有“千里共婵娟”的感觉。

有人提出通过 SKYPE 联起来。一次的、全国性的联起来可能难度高。但两三个团队，每年一两趟的专题网络联会也可以是赏心乐意的盛事。团队之间是兄弟（姊妹）关系，各有各的性格、风格，共同的地方是文化的血缘——共同为民族做贡献，一起的以理性求真，并以我的三个板块作为焦点，我的方法论作为工具。兄弟的关系表现在互相扶持、共同进退。

归队是为志同道合中人提供零距离、亲接触的互励互勉，和在这烦躁、窘息的社会一个缓舒、充气的机会。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找到可以为范的良师，可以为伴的益友，也都应该做到别人的良师益友。归队当然是一种承诺，对队友承诺不离弃，对自己承诺不放弃。但不应单是承诺，更应是一个愉快的旅程，一个志同道合中人一起寻理辩真，开阔视野，洗涤心灵的乐事。每个月的聚会应该是个享受，是整个月期待的享受。

任何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都需要我们持之以恒才有真正的收获。希望每个人都把月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尽量不缺席，就算不得已，也在事前通知各队友（通过联系人），表示对缺席的歉意和对队友的敬意。六个月滚动的聚会日期，起码 3 个月的预定讨论主持人应可以帮助大家安排时间。这样就可以更加保证每次聚会都是既有享受，也有收获。当然，这只是个开始，熟络了自然产生更多的或不同的活动，从联谊到合作，从读书到科研。这要看大家的热情、想象力和机缘了。

第一步走出了，让我们继续往前。我们要不断欢迎志同道合中人。我明年 3 月再来时，我希望见到更多新面孔；现在的，希望“一个也不少”。

梁鹤年

20171107

## 11、2017 年 11 月 15 日

各位学友，

我已回到加拿大。这次回国，各地归队，很开心。大家都想来看看我，使我很感动。但最终，归队是大家的事，是大家在互相扶持中一起成长的事，是大家在互相关怀中共同享受的事。

听到有些团队的第一次读书会人数减了。这是正常，开头时总会有一段适应期，希望大家坚持不放弃、不离弃。六个月滚动的开会时间和三个月滚动的主讲者都是为要帮助大家坚持。归队是对己、对人的承诺。一次来不了，下次来。来多了，熟悉了，自然会更想来。

整天案牍劳形，奔波忙碌，一个月一次的读书交友会，平均起来是每天五分钟。为自己充充气，值得的！你认识多少志同道合者？在工作上、生活中我们往往身不由己的干这干哪，有多少机会可以无拘束、无功利的与人交流？要珍惜啊！我自己的生命历程算是快乐的，但从未结过这种缘。

愿您們比我幸运。

下次來時是明年3月。到時希望聽到您們兴高彩烈的对我說，讀書是怎樣怎樣的愉快、归隊是多么多么的享受！

梁鶴年

## 12、2017年12月1日

各位学友：

大家好。读书会又要来了。召集人请鼓励大家，主讲人请做好准备，队友们请踊跃参加。

每月定期一会的用意是让大家知道在某日、某时、某地一定有同声同气的队友聚在一起。来的人多就好好享受人气的温暖，来的人少就好好欣赏书味的香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心灵可以休息一下，脑袋可以充一充电，甚至可以重享一下求学时代的单纯。除读书外，还可以一起吃饭、旅游、打球、观剧。兴趣相近、性格相投的也会慢慢变成好友。

我羡慕你们。

梁鶴年

## 13、2018年3月3日

各位学友：

我三月来华，将会跟很多学友见面：三月十六、十七日是城市规划理论年聚，十八日是政策效应研究所年会，都在北京。希望您们可以找到时间，尽可能来。年会中我会向大家汇报我去年的研究，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未来的思考。

跟您们见面是我的享受，希望您们之间见面也是种享受。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关心“归队”。我每年只来两次，归队是每个月一聚。当然，我在加拿大每天跟访问学者们总聊上一两个小时，是我每天最愉快的时刻，就算赶写书、赶研究，也不会错过。典型是找我的一篇文章做出发点（这段日子是文化基因和旧概念）去打开横向思维，然后是探事实，辨真相，说中外、谈古今。每次“下课”。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大家今年之计包括积极参与每月的聚会。在互勉互励下共同成长，志更坚、道更明。

非                    洲                    有                    谚  
语：“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 14、2018年5月初

退休快九年了，发觉越来越“享受”

各位朋友、学友，

四月份过得很快。月头返加，身体有点不适，月中好了些，又和家人去了葡萄牙花地玛。现在回程机上写几句。

我一直在思考西方文明的未来，这十几天来开出一条新思路。表面上看，资本社会强调竞争，竞争倾向失序；但实质上，资本社会里的竞争是

极讲秩序的，讲的是“资本的秩序”，分两个层面。（1）作为生产要素，资本跟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的竞争（在产品里和生产过程中竞争最高的比重）永远站在主导的地位，为此，资本拥有者永远站在主动的地位。（2）资本可以是生产所用的机器、厂房，可以是买机器、厂房所需的资金，可以是融集资金所用的股票、债券，可以使股票、债券衍生而可供买卖的“金融产品”。在“资本的秩序”里，金融产品的价值主宰股票、债券的价值，股票、债券的价值主宰机器、厂房的价值。谁“支配”金融产品的价值就是资本社会中的最高权力所在。机器厂房、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是相对固定在地球上某一点、某一刻，但金融产品就完全超越了实质“生产”的时空维度了，真正的全球化了。19-20 世纪的工业革命把资本捧上生产要素的至尊地位，20 世纪后期的金融开放把“以钱赚钱”（金融产品只不过是一个表象）捧上资本主义的至尊地位。今天的全球资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延伸而已。我不敢说这条思路一定对，但总觉得它很能帮我去了解美国与全球资本的互动和美国与西方文明的未来动向和动力。

三月时与大家见面，深深的感受到您们之间的“同门情”。希望您们坚持更多在一起的读书、联谊、合作：志同的会志更同，道合的会道更合。三月底我离国前，深圳团队接了一个深圳市的 S-CAD 项目。由于他们刚起步，北京团队、上海团队以人力、物力大力相助，确是感人，真是众志成城的大团队精神，也应是我们这个“门”的兄弟情特征。

我一般每年两次回国（春节后、国庆后），但今年 6 月会多来一次。城市规划是我的老本行，“城市人”是我的新理念。今年的政府职能调整把城乡规划放在自然资源部（前国土资源部）。多年来他们都是用我的《简明土地利用规划》，而且他们规划司的领导对“城市人”理念（《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特别感兴趣。所以安排 6 月头开一个研讨会，探讨合作。为此，我会特别来一趟，希望可以用这套结合了中西古典哲学，强调自存（小我）共存（大我）平衡的人类聚居（人居）理论去调节多年来用上的不完整和不合适的西方规划理论和工具，创出中国特色，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这是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但也是件庞大艰巨的工作。这几年，我们做了点基础的工作，有了点一定的成果，下一步可能是大展拳脚的局面了。我们要壮大自己的团队，更要积极的、谦虚的与人合作，才配做这意义重大的事业。

“退休”快 9 年了，发觉越来越“享受”。这是我的幸运，是大家给我的幸运。

梁鹤年

## 15、2018 年 7 月 10 日

各位朋友、学友，

又一个月了。我 6 月头来过一次，8 日在自然资源部讲演《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并探讨“城市人”规划范式在新的规划体制下的发展与实施机会，到今天刚过了一个月。经大家的努力，前景很好，相信年底会有实在和具体进展。把“自存与共存平衡”的道理实现在中国国土空间之上是我人生大愿。

有几个事情要与大家分享一下。

一、三联刚通知，《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又要加印了。出版以来，读者还是很支持，我希望这本书可以流传更广、更长，因为今天的中国是站在十字路口，按西方的模式还是自己的模式成长下去？人人都说西方模式有问题。但我们除了口号以外，还好像仍是跟着人家的方向，而且走得更快。我们岂不然更有问题？我早说洋不能为中用（当然参考是绝对可以、绝对应该）。但看清洋为洋用或可以有助探索中为中用。希望研究中国文化基因的团队继续努力，早日打开乾坤。

二、香港的中和出版社（是三联的伙伴）准备9月份出版繁体字的《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他们还准备把三联在简体字版略去的“引子”加回来。相信那些曾经看过我有引子的原稿的学友们会开心。《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繁体字的第一版也卖光了，在重印中。港、澳、台的读者们对本书还是认可的。

三、深圳哈工大的团队正在积极筹办一个政策评估中心。如果事成，我们的政策评估就有北京、上海和深圳三个基地，对推广S-CAD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要感谢志峰、进锋和他们的团队对湘闽的大力协助。深圳的读书会也搞得有声有色。他们是在深圳几处地方轮流做东，上次有50人，很热闹。祝贺！

16、2018年8月8日

各位朋友、学友，

夏日炎炎，好像全球真的变暖。如果是人为因素，我相信会是我们的消费模式和消费量。前几天，这里的访问学者们谈到我多年写《比较研究：论方法》。那里，我梳理了一下我对西方发展（主要是经济）理论的认识，得出的结论是“发展就是学习和追赶西方。”如果有幸（不幸）赶上了，就是变成西方：西方的模式、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文化。暂不谈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中国人愿意的事。

我们往往把增长看成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增长是量的事。发展应该是成长：要成熟也要长大。成熟是质变；长大是量变。先质后量。求成熟就先要知道成熟的质，然后按这个方向去追求、去改变。如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对的话，那么“事”与“器”是相对应的。西方的器是用作西方的事，也就是他们的工具是用来追求他们的理想。如果我们的理想跟他们的相同，那就应该用他们的工具，如果我们的理想跟他们的不同，就不应用他们的工具。起码，他们的工具会不合用，或用起来很勉强。无论如何，理想（目标）应决定工具。我们要什么样的发展？

我想起《中庸》的一段。“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有诚才可以有成。诚是天道，诚之者是人道。择善靠理性，固执凭操守。我力促读书会就是此意。志同道合者就是“诚之者”，需要在一起互相激发去择善，互相鼓励去坚持。不管炎夏还是寒冬，脑袋不能停下来。不管人多人少，读书会不要掉了。中国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与内涵，值得去想，值得去谈。

梁鹤年

## 17、2018年9月10日

各位朋友、学友：

这两天已有点秋意，马上又是9月份读书会了。我有一个念头想跟大家分享，又或者可以作为读书会的讨论点。

这几年一直都在写《西方文明的未来》。上卷《论方法》是打造“文化基因法”，大致完成；下卷《推未来》是演方法、谈现在和推未来，写了过半。

半年来不断思考“未来”，越来越觉得“全球资本”的厉害。它的逻辑差不多完全支配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模式。但令我更忧虑的是我们的思想范式也跳不出它的“凡事相对”辩证。公平与效率相对、生产与消费相对、资本与劳动力相对，把西方人的政治与经济想象力局限在胜与败、对错的辩证上。

在东方，我们既不愿完全西化（其实已经是非常西化，而且是没根的仿西），但又好像掉了东方思维的基本，仍是老套的“西方极端，我们中庸”，而中庸又好像就是“中间”的代名词。西方有非黑则白、非白则黑的选择，难道我们的中庸是又黑又白的混合，得出的是一种没有个性、没有活力的灰，灰的世界，灰的人生？

我对东方古哲的认识有限，但总被这一段话深深的吸引：“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特别给我启发的是“相”。我把它演绎为“样相”，也就是显现。有与无不会混合，也不是相对。有与无的同时存在显现出生命，难与易的同时存在显现出成败，长与短显现形状，高与下显现倾斜，等等。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长与短、高与下（可能跟我念建筑规划，所以对空间特别敏感有关）。

长与短构成形状（平面），高与下构成倾斜（立面）。要构成一个独特的形状（形状是无数的），长的地方肯定地长，短的地方肯定地短，绝不可以又长又短、不长不短。每一个长，每一个短自身都是“完整”的（长的不可以加长一点，短的不可以减短一点）；当每一个长碰上每一个短去构成这个独特的形状时，它们是互相“完成”的。（每一个长走到应该长的地方，每一个短走到应该短的地方）。高、下与倾的关系也如是。

这令我想起北京奥运会开幕表演中国发明活字印刷的一场。几百个方形盒子在场中聚聚散散的蠕动，构成长短有序的平面图案；高高低低的蹲动，构成上下有序的立面图案，生动极了。我想象一个三维的社会：平面代表政治布局（权力的分配），立面代表经济布局（资源的分配）。假如总面积不变，平面布局的变动会产出不同宽阔与狭窄的地方；假如平均高度不变，立面布局的变动会产出不同高耸与低洼的地方。把水灌到这个三维的形状里，不同宽窄，不同深浅的地方会容载不同的水量。又假想水量代表人类幸福感，总水量代表幸福感的总和，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布局会产生不同总量的幸福。

如果你的职能是调控立面布局，你的使命就是以制造高低去增加水的总容量。我职能是城市规划（“调控立面布局”，也就经济资源分配，而城市规划就是分配土地空间资源）；我的使命之一就是土地空间的使用密度（“制造高低”，也就是不同高低的土地使用密度分配）去增加空间使用的效率与幸福感（“增加水的总容量”）。

回到奥运的表演，我要知道我拿的方盒子是在整个场景中的哪里，我

要知道我可以把这个盒子抬到多高、蹲到多低。我要保存自身的“完整”。又同时贡献给整体的“完成”。越想越觉得不容易想通，觉得想通了也不容易去做得到，但同时又觉得越想越有趣味、越有意思。脑袋是不会空的，如果不是被有趣味、有意思的东西填满，它一定会用没趣味、没意思的东西塞满。李耳先生的话给我很大启发，很多的乐趣。你们也可以试试。

读书会的召集人，不要忘了。六个月滚动的开会日期要定下，三个月滚动的主讲人和文章也要定下。

享受理性、享受友谊乃人生乐事。

梁鹤年

2018年9月10日。

## 18、2018年10月3日

各位朋友、同学，

上个月几位访问学者先后回国，临别前总有点依依。谈起生活的压力，身不由己的感觉。当然，生活简单是减压良方，但世界好像不让你生活得简单。你不想随波逐流，更不想同流合污，但世界不饶你。我跟大家说：“你改变不了世界，但不要让世界改变你，如果世界改变不了你，你其实就是改变了世界”。

我70年代早期在香港工作。当时，香港的建筑业非常兴旺，同时非常黑暗。建筑师、承建商、官员之间互相“关照”是“心照不宣”，但也好像是天经地义之事。我工作的建筑事务所每周都有承建商的伙计上来派红包，上至事务所的大老板、下至打扫的杂工都有份，有多有少，推也推不了。承建商老板上来跟大家说：“这是我做生意的成本，早算在合同里，大家不用客气。”他们也没有具体的要求，红包只不过是建立感情。我的红包比别人大，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的口碑比较好。但我决定不收。送红包的恳说：“收吧，不然我回去怎跟老板交待？你不要为难我吧。”我最担心是同事们，尤其是比我职位低的。他们都收了，如果我不收，他们会怎样看？我就是他们的威胁，他们怎会安心跟我做事，我的工作就会受影响了。有人说：“你收吧，然后用钱去做善事，不就是可以吗？”我心想，用不义之财做了善事仍然是不义之财。我在众人前对送红包的人说，“我知道你难做，我虽然不拿，但你可以把红包放在我绘图桌的抽屉里，这抽屉没有锁，我也不会把它关上，谁都可以拿走红包。”（我的绘图桌是在事务所众人共用的绘图室，是完全开放的。）但过了几趟，他们也不放了。到我离职出国，红包依然在。只有一个我拿走，因为所有红包都放钞票，只有这个放了支票（可能因为银码比较大）。我拿下，当初是为了纪念，日后做了教孩子的“教材”。今天还应该在家里，但放在哪处早忘了。这是个很个人、很小的事情，绝不代表四海而准。但对我是个“肯定”：不同流、不从众是可以的。你不被世界改变，你就是“另类”，世人就多了一个选择，世界就可变。

上天给每个人不同的体能与面貌、才智与感性，就像一块石头，有大有小，可圆可方。在这个世界的巨流里任何一块石头放在哪里都肯定挡不住滔滔的江水，但放在任何一处都肯定会改变下游的水流。关键是放在哪处的作用最大。西谚有说“接受你不能改变的东西，努力改变你可以改变的东西，祈求上天给你智慧去分辨出来”。三人行必有我师。志同道合的一

起探索真理有助激发智慧火花；志同道合的互相勉励扶持有助抗拒世界压力。预祝你们十月份有个愉快、明亮的读书会。

11月份在国内找机会与大家相聚。  
梁鹤年

2018年10月3日

## 19、2018年12月5日

各位朋友、学友：

刚从国内回来，一个多月的奔波，但总算有点成绩。“城市人”理论要落地了。不管将来怎样这是个里程碑。与自然资源部近30年的合作是个缘分。当初还是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时候，一个巧合，开始为它做土地管理培训，后来成立了国土资源部就加上地矿管理培训。长期、短期的加起来超过1000人来过这里。如今，多规合一，规划功能落在部里。部里需要“有理论的实践”，就看上“城市人”。发明“城市人”也是个缘分。我对理论有兴趣，但不是“天生”的。对的，我喜欢“求理”，但对每月一个新概念的场面很讨厌，对没有理论支撑的规划实践很担忧。十年前，得到规划学会和中规院的赞助，开始〈城市与城市规划理论年聚〉，请来与规划全不相关的学者、专家，从物理到音乐、从数学到医药，跟对规划理论有兴趣的同行和同学谈他们的思维范式，通过头脑风暴去打开开创规划理论的窍门。有趟来了一个中央美院的雕塑家，谈他的创作原则——尊重材料。就这样，我就被“尊重”吸引住了，开启一套以尊重人的理性和物性为原则的以人为本规划理论。

说了这么多主要是为了“读书会”。一年前我鼓励志同道合中人办读书会去为自己在这个身不由己的世界创造思想空间，在这个冷漠自私的社会里点亮互勉精神。这次我在所到的地方都参加了你们的读书会，喜忧参半。您们的热情和您们之间的友情感动我，但当我听到您们对我申诉读书会难办则使我担忧。热烘烘几十人的读书会确是个令人兴奋的场面。但如果你的期待是几十人而来的是十几人就会觉得是冷清清；如果你的期待是十几个人而来的是几个人也更觉得是冷清清。慢慢地，连几个人的积极性也低了。

我鼓励大家办读书会不是要创造“兴奋”场面，是想栽培志同中人的互相关怀去抵消社会的冷漠，道合中人的思想碰撞去刺激理性求真。三两知己已足够享受了。人数多寡不是问题，能否坚持才是关键。“城市人”落地也是因为坚持。30年前开始的培训和10年前发起的年聚都没有“城市人”的影子。我相信凡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当作有意义的事，不一定是因为它从开始就是有意义，而是越做越有意义。坚持读书会，也许这份坚持就是意义。

我听过一句话：“你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完美，他完美是因为你爱他”。  
梁鹤年 2018.12.5

## 20、2019年7月30日

各位朋友、同学：



七月头书稿刚写好，确实有几天的“清闲”。看看心仪已久但积压多时的文章，很爽意。但注意力马上又转向“城市人”的发展去意。但注意力马上又转向“城市人”的发展去意。但注意力马上又转向“城市人”的发展去。这套理论，碰上“多规合一”的机遇，得到不少人重视。认为可以为以人为本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一套比较具科学性和操作性的理论构架。一个偶然启发播下的种子，终开花了。

记得2012年的“规划理论年聚”，请来中央美术学院的秦璞老师，谈雕塑。他一开场就说尊重材料，材料内早存有天赋的形体，雕塑家必需细辨材料的纹理，细听材料的诉声，小心谨慎地刻、凿，把藏于内的形体展露出来。这说法不是我第一次听，早知道。但那天的秦老师不像在授课，给我的感觉是他在剖白：他口中的话就是他心中的话。既没有想说服我，也没有想我佩服他。可能就是这样，我真的“服”了，脑门就马上打开了。“城市人”的理念就好像泉水的涌出。我马上找《城市规划》的石楠先生，说我想写点东西，他非但鼓励，而且非常鼓励。

“尊重材料”并不是甚么创意或深邃的道理，其实很“平凡”，甚至有人会说是“老套”。但在这个追求新鲜、奇巧、每周一概念的时代，我们缺的往往就是常理。平凡、老套东西如果由一个有平常心、说老实话的人表达出来，就会触动听众的心。我当时就是有种等待很多时，终能见得到的喜悦。

如果我当时不是虚心去听，如果秦老师不是言中有物，如果他不是平实无华的讲，恐怕“城市人”不会现身。无论是家庭或事业，我一生，碰上不知多少这样的缘。

与大家相识，也是缘。我珍惜  
梁鹤年  
不忘八月份的读书会啊！  
2019.7.30

## 21、2019年8月26日

各位朋友、学友：

八月头，我家三代人在落基山脚的班夫度假区大团聚。分散加拿和美国美国各地大小24人齐聚一起。虽然短短几天，家的气息确实令人陶醉。那天带几个小孙女——8-11岁的女孩，其实是“姑娘”了——到湖边饭店喝“英国式 hightea”，见她们选茶时的兴奋、挑小食时的雀跃、堂姐妹之间吱吱喳喳的互相调笑、乐极忘形的手舞足蹈，我乐坏了。此生没有白活。

上天对人类特别照顾。人不单止可以快乐，更可以幸福，也就是快乐得有意义。上天给人类两个“幸福大礼”，人人可得。无论有钱没钱，位高位低，都可以结婚、生子。结婚，使人有机会享受到“终生的承诺”；生子，使人有机会享受到“无条件的爱”。

并不是凡结婚的都可以享受到“终生的承诺”，而是不结婚的难有此享受。有人为理想献身，有人为宗教献身，但属少数，非常少数。结婚，每个人都可以。而且，上天造人，男女参半，保证全人类都可以结婚，不会僧多粥少。由于文化背景、物质条件，历史上不全是一夫一妻。但人类进化到今天，好像一夫一妻已成典型，可惜白头偕老却有“落伍”之感。

拍拖与结婚是完全两码子事。拍多长的拖都不一定终会结婚，所谓“有缘无份”。结婚需要一种“信念的跳跃”。有说，恋爱成熟才应结婚。怎样的恋爱算是成熟？打得火热就是成熟？如果火热才结婚，那么结婚就是退热的开始。如果成熟才结婚，难道结婚就是凋谢的开始？不，恋爱是终生的。结婚时作出的承诺其实就是承诺终生恋爱，因为只有终生的承诺才可以无时或刻的包容、谅解、奉献，也就是终生的爱。小夫妻新婚燕尔，“床头打、床尾和”，确是罗曼蒂克。但性情不同、兴趣各异，俩人仍无怨的彼此包容；为儿为女俩人无间的各守岗位；老先生、老太太无言的互相关怀。这不叫浪漫叫甚么？浪漫不在一刻的冲动，在一生的坚持。选择不结婚的就是错过这机会，结婚而不守下去的就是放过这机会。选择不结婚，选择不维持婚姻（这些都是需要做出选择的）会有很多理由，包括很合理的理由，我只是感到可惜。

生儿育女，责任重大。儿女长大，也不一定孝顺父母。但是，西谚有云，“穷凶极恶的坏蛋都有一个爱他的妈妈”。并不是凡父母都会无条件的爱子女，而是没有子女的人很难有此“机会”。夫妻间的爱都希望有回爱，起码有反应。父母爱子女就往往是单向。试想，有些孩子生来有病，对外界毫无反应，父母爱他，但他绝不会回爱；有些孩子，非但坏蛋，甚至对父母粗暴、父母怕他，但仍然爱他。这是甚么？这是真爱——永远在为对方的幸福设想。

诚然，结婚不一定会生子，生子不一定要结婚。不育是没有选择，不生是选择的。当然，选择不生也会有很多理由，包括合理的理由。更有人会说，动物也爱子女。不对。爱必需包含选择，动物没有选择。选择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只有人才可以作出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条件反射），所以只有人才有自由，只有人才可以“爱”。爱是绝对不能强迫的。人有绝对自由去选择爱或不爱、有条件的爱或无条件的爱。选择无条件的爱是最难的选择，因为代表完全放弃了“我”，但也因此体现了最大的自由，从而完全肯定了“我”。上天给天下父母一个最难的选择，但也是一个最珍贵的机会——一个使人认识到真正自由、体会到真正生存的机会。当然，做父母的不会整天问自己，“我对孩子是不是无条件的爱”。但在某刻、某处，特别是危难的一刻、痛苦的一刻，会突然涌现一个念头，“为他好，我愿意牺牲一切”。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刻，这个父亲、这个母亲领悟到自由的真谛、感觉到存在的真实。这些时刻难得一现，而且一瞬即逝，但会刻骨铭心，一生受用。

愿你们能够拥抱这两个上天赏赐的“幸福大礼”，珍惜和享受。

梁鹤年

不要忘了读书会。我在 10 月份回国。梁

22、2019 年 11 月 6 日

各位朋友、学友，

过两天就要回加拿大了，这个月确是跑了很多地方，心情却是愉快的，看见各人都在“干”，充满生气与活力。干有意义的事，“辛”而不“苦”。

好几趟听人说，“中国人口太多了！”我心中感慨，愤怒又悲哀。

《人口论》是个破产的理论。的确，过去百多年，人口是几何比率的增加，但同时，生活水平非但没有下降，而且不断上升。当然，谁知未来？但历史“证明”马尔萨斯（Malthusthusthusthus）错了。

“多”是个现象：“太多”是个判断。如果是“太多”，就要减少。减谁？减掉您？当然不是。减掉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但谁没有贡献，谁决定没有贡献。减掉弱者吧？但谁是弱者，谁决定是弱者。我不敢，我也不愿意相信人类可以对同类这么憎厌。

老年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负累——家庭的负累、年轻人的负累、社会的负累。老年人也觉得生无可恋，早点死去对谁都是件好事。“安乐死”会慢慢正常化，甚至是一个高贵的行为，一个个人自由的体现。一个“死亡的文化”要现身了。只有人类才会集体自杀。更奇怪的是，越有钱的社会越有这个倾向。难道这就是大自然的“公道”？

不！生命可贵。人口本身不是问题，过度消费才是问题，不事生产才是问题。劳动力是经济的原动力，劳动是生命的意义。我在《西方文明的未来》谈到未来是个性化消费、精准化生产的时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我们需要的是提升劳动力，不是压抑人口。如果我们把人口看作“问题”，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去“解决”它。如果把人口看作“资产”，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利用”它。

更深层次的是，我们对生命的尊重。一个对生命不珍惜、不尊重的文明一定会走上自灭之路。珍惜与尊重是要无分贵贱、无分强弱。一个民族的伟大表现在它对弱者的爱护，对起码生存权利的保护。我对中华民族有期望、有信心。

说多了，但是有感而发。愿志同道合中人坚守我们的志、坚走我们的道。

梁鹤年

再者，不要忘了读书会。也要写些东西给马佳丽。

### 23、2019年12月17日

各位朋友、学友，

11月头返回加拿大，以为忙了个多月可以松一口气。但好像我和“忙”结有不解之缘。跑到哪里它跟到哪里。自己忙，周围的人也被我搅得忙起来。真有点过意不去。

其实我想想，我每天有两个时刻不忙，就算要忙也忙不起来——早上上班半个多小时的走路，中午饭前不到半个小时的游泳。

几十年走同一条路，就算闭上眼睛也不会走错。当然不会真的闭上眼，但脚是启动了自动导航，看见路上迎面而来的公交车，手是自动扬起向司机打招呼。脑袋不是一片空白，是大片空间。想甚么就想甚么。春天融雪是从上面开始还是下面开始？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可以不可以解释城市的变化？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没有错？无限的零是怎样子的？路旁的树向我招手，它们想说甚么？每有会意，心里特别愉快，脸上也自然露出笑容，人家见到肯定认为此人傻笑。

每天游泳。近视眼深，除掉眼镜，只能看见人影。带上最高度数的游

泳护目镜，也只能看见一米距离的脸。在水里游几分钟，镜里有了点水气，就真的像盲的一样。碰上最熟悉的人也好像视而不见，尴尬得很，往往事后还得跟人解释。但好处是既然甚么都看不到就干脆甚么都不看，低头望着游泳池底的划线游（但水比较深一点就连池底线也看不清），幸好我游泳的时间是人家吃中饭的时间，池里人不多，而且是分线的，所以我这个半盲者也以“独占”一条线，不会碰撞到别人。脑袋享受着一种静态的动，连傻笑都不会有人看见。

我现今才知道为甚么忙极也会走路上班，中午游泳。因为它们不让我忙（不准我忙），为此，我的脑袋才出现空间，在空间里驰骋就是“自由”的体现，而自由就是生命力的泉源。所以，对我来说，忙不要紧，只要给我的脑袋有点空间去拿回点自由，我就不会有桎梏的感觉，不会有心力交瘁的感觉。也就是忙而不倦，起码脑袋不倦。我用走路和游泳作为物质条件去创造脑袋空间。谁也不可以算出我每天“浪费”了的一个小时为我“赚回”多少工作效率。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小时带给我说不完的愉快。希望大家也可以为自己脑袋创造点空间，拿回点自由，享受每个理性的人都可得到的愉快。

梁鹤年，

不要忘记读书会。

2019年12月17日

## 24、2020年1月3日

各位朋友：

元旦日，很多人都会做些新年决意。很多都是虎头蛇尾。明年元旦做的决意跟今年的会是差不多，而今年的跟去年的也是差不多。这些决意，负面反映了自己的毅力不足，正面反映出自己仍有理想。

追求理想是人类独有，没有追求是种悲哀。有人会说，满足现状不好吗；而满足现状不就是代表不追求理想吗？满足是种情绪；追求是种精神。两者是可相连而不一定相连；一个人可以完全满足现状又同时竭力追求理想。

理想是怎样来的？我的是来自儿时。祖父未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听说只上了一两年书塾。寡言拘谨，而且有点脾气，使人觉得不容易亲近，但很疼爱孙儿们。我是长孙，与他好像特别有缘分。那时家里很穷，经常靠典当度日，但我妈对他服侍周到，有时从酒铺打来几两，买条烧鸭腿给他下酒，他就乐透了。喝了酒，眯着眼，我们几兄弟姐妹就轮流给他槌骨，听他讲故事。三国、水浒固然有，但最吸引我的就是乡下的事。那一年，贼人来抢当铺（其实就是那时农村的银行），抬出水龙机关枪，乡勇怎样守住碉楼，怎样跟土匪驳火；日治时代，鬼子站岗，装上刺刀的七九步枪，凶神恶煞，人人经过面前都要向他们鞠躬，何等气焰的日本人，何等委屈的中国人；每几年的冬天，鱼塘放水干塘，肥鱼在塘底泥泞翻跳，乡下人脱了上衣下塘捉鱼，就在塘边割了来下酒，真实豪爽。

我的民族意识就是这样子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故事，如果没有像我爷爷的人跟我说这些故事，相信我不会有这样厚的“情”。这份深厚的情驱动我锲而不舍的去“追”。追求的对象不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已经是属于我

的，我也已经是属于它的。我追求的是这个民族的幸福。可以说，为这个民族去追求幸福就是我的理想。这个理想给我的人生定下方向——为这个民族的幸福做贡献。做贡献为我的人生创造意义——为民族做贡献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才可以是幸福的人生。可以说，追求民族的幸福成全了我个人的幸福。

没有理想就没有追求，没有追求的人生会是乏味的，甚至是失落的。我相信，理想的种子都是在小时播下的，是父母、师长的责任。做父母的、做师长的，不要疏忽这个责任，辜负了你的孩子。

梁鹤年

2020年1月3日

不要忘了读书会。

## 25、2020年1月23日

各位朋友：

这几天，新型病毒性肺炎的消息实在令人担忧，国家采取强力的压止是对的，当然也带来很多不便，但这也是一种大我与小我的平衡。

现代人吃野味，不是求生存，绝对是口舌之欲。感染病毒，有甚么话可说？武汉一个街市，一个档摊，一个小笼，一条野味的一点病毒可以在不足一个月内散播全球。现代社会已经是事无大小，息息相关的共同体，能不事事警惕？

患难之际，希望同门之间多表达善意与关怀。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传达点温暖、友情。

天佑武汉、天佑中华。

梁鹤年

## 26、2020年1月28日

各位朋友、学友，

新冠肺炎病毒当然不是好事，希望在中国人全体努力和合作下，早日克服。的确，在这段日子里，“大家都响应政府号召，呆在各自家里”。我要说，“在各自家里”是事实，但不需要“呆”。我们可以做、应该做的可多呢！

家人难得在一起，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怎样相处、相爱。在这个“外忧”的时刻，让我们更珍惜家。外面阴霾密布，内面更应阳光充溢。无论你自己是爸妈或子女，你都可以以热和爱点亮家中每一个角落，尤其是过去比较缺少了热和爱的角落。

平常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忙也不可能。但，平常的忙很多是不必要的忙，甚至是不正常的忙。现在“呆”在家里，倒可以反思一下，为啥忙？有人说，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就是时间，这刻是“被迫呆”，下一刻是“被迫忙”。但是，“忙些甚么？”此刻可以好好思量一下，怎样拿回一点主动。

有甚么书想看的、有甚么信要写的、有甚么朋友、亲人要去个电话的、家里有甚么东西要修补的，怎会“呆”？

病毒过后，你回过头来看，这段日子没有白过。甚至会是因为有过这段日子，以后的日子会是更好。

梁鹤年

## 27、2020年2月3日

各位朋友、学友：

疫症为什么这么恐怖？因为它防不胜防。饥荒，你有钱就不怕；战争，你有力就不怕。疫症，有钱的不一定避得开，有力的不一定挡得住。疫症特别使人觉得人生如朝露，所以特别使人反思生存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平时营营役役，可曾想过“为的是什么？”难道车子、房子就是人生的一切？没有关怀的人生，是种自私；没有别人值得去关怀的人生，更是种悲哀。在“为人为己”的社会里每个“己”都会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在“人人为己”的社会里每个“己”都只有很小的生存空间。大家都批判这是个没有人情、没有互助的社会。我不认为人类丧失了人情和互助，而是在这个忙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现代文明使人头昏脑胀、神志不清、暂时乱了性。疫症来临，当头棒喝，病毒肆虐，一视同仁。如今，当你困坐家里，你可曾想想人人都困坐家里。你觉得烦，你觉得闷吧。其实人人也在烦、在闷。这是个绝好的睦邻、修好机会。平日不相往来的左邻右里，要不要叩叩门，打个招呼，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得来的。多年未有音信的朋友、同学，能不能写封信，恢复联络，叙叙旧情。长久疏远不和的亲戚、同事，可不可发个短讯，关心一下，问问情况如何。幸福，不在受人安慰，在安慰别人；不在被人谅解，在谅解别人。人是个互动的动物，你走近点，对方也会走近点。最低限度你走出了一步，就算人家不动，双方的距离也已经拉近了一步——你走出的一步，你的心会愉快，因为你做了一件人性的事。不正常的疫症使你恢复做个正常的人。平时，我们好像“自顾不暇”，但是不是真的“不暇”，“忙”是客观事实，是“为什么忙”则是主观的——是有关“先后轻重”的排列。在当今被迫不能忙的日子里，重新思考一下先后轻重，也许会使我们的排列更接近人性。我们的生存就更像人。疫症一定会过去。经过疫症的磨练，我们会更坚强、更团结。

梁鹤年

2020年2月3日

## 28、2020年3月17日

各位朋友、学友，

国内疫情已受控制，好事！国外的情况就很不妥。我今天也开始不回校（除非必要）。

从冠状病毒疫情得到一个启发。人是自私。你看，到处抢购，厕纸都抢。有报导，美国最热的抢购之一是枪支。是抢东西到手后怕别人来抢？

凯恩斯谈资本主义，认为是在16世纪西方殖民帝国时代开始时开始的。我认为三个资本“大师”（都是英国人）为它带上三个光环。

—洛克的政治光环：人性自私是人类社会走上自由、民主的动力——为

保障私利得到满足，人类发明民主---通过互相监督、互相约束的制度化(民主)，无损别人自私的个人自私可以得到最大满足(自由)。

-斯密的经济光环：追求自利是人类社会走上经济繁荣的动力---人人追求最大利益是最效率的经济，而经济效率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自由经济)。

-达尔文的科学光环：追求自利是人类社会走上高度文明的动力---竞争是去芜存菁的不易之理，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经之途。

每个人都自私，但不单是自私。而且，的确有些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是比较鼓励自私，有些制度则比较约束自私。

每个生命体都求“自存”，甚至有“自私基因”(selfishgene)之说。但自存是个很奇妙的现象。关键是每个生命体同时是一个个体和一个整体。以人为例。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生命，都求自存。如果一个细胞“不守规矩”地扩张己身的生命时，这个人就“患上”癌症，生命难保。这个人的生命不保，他身体的所有细胞都保不了。也有，当有外来物体入侵人体时，人体内的白血球就去驱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保存这个人的生命，好像放弃了自存也得保住整体。

每个细胞是一个个体，所有细胞构成一个整体，叫人。可不可以推而广之说，每个人是一个个体，所有人构成一个整体，叫人类？

当然，正如细胞与人之间有很多层次，如组织、器官；人与人类之间也有层次，如家庭、团体、国家。每个层次都可以用个体与整体的理念去了解自存与共存的平衡：在保存整体的前提下，个体找自存、个体与个体之间找共存。也就是，个体的自存和个体之间的共存统一在整体的保存。

而且，自存与共存不是从下到上，同时是从上到下。一个细胞的胡来会危害全体，一个细胞的牺牲会保存全体；一个人的行为不当会伤害他体内的器官、组织、细胞，一个人的行为适当，全身健康。一个国民的胡来会危害全国，一个国民的牺牲会保存全国；国无道全民苦困，国有道全民幸福。这里，中华文化的小我与大我比西方的我与我们更贴切、更到位的反映这个个体与整体平衡的“事实”。

可不可以再推而广之说，人类是众多生物物种之一，人类的自存不能独立于与其他生物共存，而这些自存与共存是统一在大自然的整体生命之内？人类不能控制万物，但可以约束自己(在国家、社团、家庭、个人等不同层次)。那么，大自然的法则(自然之法)可以用来指导人类应怎样与万物共存。这需要我们明白大自然的法则。

我仍在找。但我很肯定洛克式的自由鼓励自存膨胀，压缩了别人生存所需的发展空间；斯密式的经济鼓励自存膨胀，掠夺别人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达尔文式的竞争鼓励自存膨胀，侵犯别人生存所需的安全保障。这些都是资本制度的特征。

其实，自然之法就是“天人合一”底下的天与人的关系，是大学问的开始。顺天者生！

梁鹤年

2020.3.17

29、2020年3月27日

各位朋友、学友，

冠状病毒疫情是个大难，过了，福会来吗？

中国渡过难关，主要是靠团结和果断。团结和果断会不会为中国带来福气？这要看我们的团结、果断在哪方面发力。在抗疫中，我们的团结和果断发力在对付“敌人”。但是，不断要对付敌人不可能是福气，因为就算胜了也伤元气。抗敌只是避祸，我们要求福。

首先，甚么是幸福不应来自与人家“比较”。比较只会带来自大或自卑。自大会招人厌，自卑会被人侮。都不是福。我们要自强。自强不仅是强。“强”是物质力量，“自”是精神力量。单是强是不够的。且看，越南战争并不是取决于武器与装备。自强是来自自生力、更生力，绵绵不绝，所谓“自强不息”。

自强的后面是自信；自信的基础是自知——知道自己物质力量的长短，就可以发挥长处，弥补短处；知道自己精神力量的活泉，就会“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慊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在文化基因上的工作就是寻民族自知。

团结和果断关系到人民的素质与为政者的智慧，不可一缺。为政者的智慧在择善固执，人民的素质在趋善若鹜。要是为政者选择的善是自存共存的社会而不是自由至上的社会；若果人民趋向的善是灿烂的人生而不是糜烂的人生，这样，上令必顺下情，下情不逆上令。这个民族自然会自强。

自强，没有制度可以保证，只有文化可以成全。人民的素质和为政者的智慧都要来自他们共有的文化（宇宙观、伦理观、社会观）。文明只不过是文化的具体化、实体化而已。我们要建设的是个甚么的文明就需要知道我们有的是种甚么的文化？资本社会的个人文化（凡事相对的宇宙观、个人至上的伦理观、竞争博弈的社会观）肯定不济事了。我们的团结、果断底下是甚么的文化基因、我们应怎样去发挥它们去建设自存共存的社会、追求灿烂的人生？

人说，这将会是中国的世纪。如果真的是，这将会是个怎样的世纪、甚么的世界？确实，中国的机会好像来到。要造福人民、贡献人类就要我们从自知走上自强。我要为中国祈福：寻自知的智慧、建自信的诚意、达自强的坚毅。

梁。2020/3/27

### 30、2020年4月26日

各位朋友、学友：

这个多月因为疫情，学校关门，我每天与访问学者的交流中断，损失了我每天最大的享受，但也让我多出两小时工作。过去三个多星期，我给你们个别写信。如果您没有收到，可能是电邮地址有误。请告诉我（或王志锋）。

全球都做“社交距离”，不上学、不上班、不上街，网上上课、网上办公、网上购物，为的是要防止病毒扩散，这是对的。但我相信“网上”有可能成为新常态。您看，网上世界多方便、多效率、多节省。上课不用校舍，老师可以少请几个；办公不用办公楼，员工可以24小时工作；购物不用商店，连服务员也不用了。

您会问，不上学，孩子不就没有朋友？专家、学者们会跟您说，孩子



使用社交媒体，网上接触的朋友更多、更广。您又问，社交媒体里头这么多坏东西，孩子不就会学坏；这么多不良分子，孩子不就会危险？专家、学者会告诉您，只要您教孩子善用社交媒体，就可以没事。而且，孩子不能生活在温室里，总要接触真实世界。专家、学者更提醒您：网上世界的教育更充实、生产更高效、消费更便捷。这就是未来。

我想一下，网上这个、网上那个，它们共通之处在哪？在少了人。我不是指网络取代就业，因为专家、学者会指出，新科技带来新就业（当然，新就业的是新工人，旧工人免问）。我指的是少了“人气”，网上世界是个没有人气的世界。屏幕世界是二维的，现实生活是四维的。屏幕世界是视与听的世界，没有味觉、没有嗅觉，更差的是没有触觉——没有孩子被老师拖着手时的温暖，没有中午饭堂的汗味与饭香，没有街上摩肩接踵的微风拂面。当然不是所有的味、嗅、触都是享受，有时是受罪，但肯定是真实。屏幕世界是个幻觉世界：无味、无嗅、冰冷。

有人说，相对经济效率，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情就是人生的大部分。我们用酸、甜、苦、辣去形容人生际遇不无道理。人生是有味道的，可以“品尝”的。

我对这次疫情的一大感触是我们人类往没有人气的屏幕世界又走了一大步。镜头前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在“表演”。“表”是表情，“演”是演技，都是刻意的、作状的。非但假，而且累。更可悲的是人生不是如此，也不必如此。这一代人或者还有一种可惜的感觉，恐怕下一代连错过了什么都不知道，以为活在以假乱真的世界里才是幸福人生。我有点不甘心。

梁鹤年

2020年4月26日

### 31、2020年5月8日

资本之后

各位朋友、学友：

这期(5月)的<读书>杂志(三联书店)我有一篇叫“资本之后”的文章。我准备在未来几年，写一系列有关西方有识之士对西方观察和批判的文章，并加上我自己的演绎和想法。目的在帮助我们西方有更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

“资本之后”是取材于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杂志(MITTechnologyReview)今年第一期，一篇叫“事情会更糟”(“ItGetsWorse”)的文章，从科技的角度去看经济的未来。作者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展与经济扩张好像是分不开，而且被认为对全人类都是个好的事情。其实，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很微妙，要看什么方面的科技和什么模式的经济。科技进步未有把工人从劳累中解放出来，反而去把工人作为模子看待，通过人工智能去榨取他的最后一点精血。这篇文章突出两个主题：科技是问题，不是解决；资本经济之后会是什么。我认为科技不是问题，“资本科技”才是问题。

西方经济走过了3套生产模式：从奴隶主（拥有奴隶）把持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到由封建领主（拥有土地）把持的“土地密集型”生产，再到由资本家（拥有资本）把持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每一个生产模式

都有其独特一套的科技模式；每一套科技都是向某一个生产要素拥有者（奴隶主、封建领主、资本家）的利益倾斜，都是以增加这个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作为科技发明与采用的动力。这才是问题所在，但同时也提供了“资本之后”的方向。希望大家喜欢这篇文章。

梁鹤年。

2020.05.08

再者：繁体字的〈西方文明的未来〉预期在7月份由香港的中和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的版本（由三联出版）起码要年底，而且可能只先出上卷。梁

### 32、2020年5月17日

各位朋友、学友：

附上两文件，代表我在政策评估上最早（1979年）和最近（2020年）的想法。

在1979年，我说：

“本文代表开发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部分成果。尽管笔者认同政策制定程序的重要性，但也认为对政策内容的评估不可少。对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者而言，评估有助厘清在处理具体政策事项时的意识形态定位，和在处理相关利益时的政治博弈意义，并通过预测政策可能失效的原因去提高政策成功实施的机会。笔者提出应当按照一以贯之的视角进行政策评估，并解决如下问题：

1. 政策的论据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2. 对于实现政策目标而言，政策手段是否具有必要性？
3. 对于实现政策目标而言，政策手段是否具有充分性？
4. 政策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在其实施过程中各方参与者的协调和/或合作？

在这个政策评估框架下，笔者希望政治创意和专业技术能够相辅相成。”

在2020年，我说：“S-CAD评估法主要回答下列问题。

1. 主导观点追求的是什么？
2. 追求是否有效？
3. 需要的投入多少？
4. 能否被人认同和成功实施？

S-CAD评估法接受价值的主观性。但并不因此而停滞于‘凡政策都是政治博弈’的主张。一方面以‘主导观点’的理念把科学理性引进，去提升政策的效应和效率；又通过‘相关观点’的理念把政治智慧引进，去提升政策的认同度和可执行性。”

希望对有志于战略、政策、方案、法规（无论是公共、企业或私人）设计和/或评估的朋友有点作用。

特别感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丁进锋和他团队翻译我1979年的剑桥小书。今天回头再看，觉得初心还在。

附件一：*S-CAD公共政策评估法运作手册*

[http://www.ripe-cufe.org/?attachment\\_id=13174&download=1](http://www.ripe-cufe.org/?attachment_id=13174&download=1)

附件二：*土地价值再分配*

[http://www.ripe-cufe.org/?attachment\\_id=13175&download=1](http://www.ripe-cufe.org/?attachment_id=13175&download=1)  
(复制地址到浏览器直接下载)

梁鹤年

2020.05.17

### 33、2020年5月30日

各位朋友、学友：

我曾经在公开信上给大家说过，想在未来的岁月多写一点从西方有识之士眼中看到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好让我们用来作为思考怎样把洋为洋用转化为中为中用的素材。”资本之后”一文在本月的三联《读书》杂志面世是头一炮。其实我在年头也写了一篇《美国梦》。以曾经想竞选美国总统民主党候选人的新泽西州黑人州长对过去几十年来美国黑人处境越来越差的反思。这两天，美国的黑人问题又引发暴动。我决定把文章附上。美国的黑人问题永无解决之日。奥巴马当上总统后，黑人的社会与经济劣势有增无减，民权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制造了少数的黑人精英而已。

这关系到“美国精神”（追求自由）；而“美国精神”总离不开“新教伦理”（少数派的心态）。我在《西方文明的未来》用了很多篇幅去探讨，希望可以早日出版。归根结底只有一句：美国是大国，但他的灵魂小，心眼更小。在全球重新定位的这一刻，我希望中国的灵魂不要小，心眼更不能小。不要追求做唯我独尊的霸主；希望可以成为众望所归的盟主。

梁鹤年

2020年5月30日

### 34、2020年7月5日

各位朋友、学友，好！

金斯顿原本是好好的（被誉为加拿大最优防疫榜样），但一个不小心，修甲店失守，出现社区感染。我每天外出只是往来学校（步行）。办公室闭门工作，倒还没事。这几天有“热浪”。烈日下来回共走5.5公里，汗出得不少，但路上碰不上三、两个人，脑子里有天马行空的享受。

这几个月写了不少东西。三联的《读书》出了一篇“资本之后”，得知马上会出“美国梦”。短期内也准备在发改委的《中国投资》上开个专栏。最爽意的是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读古希腊”。不管在哪处出版、甚至不出版，我觉得对这个世界又明白多了一些。太阳之下确无新事。万变不离其宗。“读古希腊”分四节：

“小故事”：民主雅典在最强盛的时刻，欺侮一个在雅典与斯巴达之争的中立小国，把赤裸裸侵略演绎为“对强者来说，凡可以夺取的，定要夺取；对弱者来说，不能不退让的，才会退让。”这是二千多年来被人唾骂的雅典丑事。如果你觉得这是个“正常”的国际关系原则，你肯定是个“现代人”。

“大故事”：雅典与斯巴达同时希腊人，为什么争？争“气”是也。国际关系中，争“气”最害事，“气”使人看不清敌我。更要命的是，争权、争利都会有了结之日，但意气之争是没有完结的。

“更大的故事”：雅典与斯巴达合力抗拒波斯。击退强敌后反过来互争。波斯用兵打不过希腊，用钱却成功分化了雅典和斯巴达，赢得了希腊。

“反思”：两虎相争，因为只有一座山。美国是全球资本的拥趸。中国也想做全球资本的大冤头？不然，为什么要争这个人尽可夫的毒美人。找个淑女吧。社会主义合作经济既美且惠。

大暑天时，多喝水，少外出。

梁鹤年

### 35、2020年7月10日

各位朋友、学友：

职业关系，我认识的人大多是官员、老师、老板，都是有权的，无须谦虚说：“我哪有权？”在百姓、学生、下属的眼中，您确实有权。当然，权有大有小。但我相信您会同意，单凭权力，百姓、学生、下属不一定“听话”。就算是有大权的大官、大师、大老板，他们当然可以说，“不听也要听，老子有权。”但这样的官民、师生、主属关系会是很紧张的，因为处处搅对抗；也很不稳的，因为刻刻会作反。

权力（power）包括力（force）和暴力（violence）。力和暴力都会泄（漏走）、会竭（用尽），只可用于一时（但在一时之间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权力仍是很有吸引力），不能长期依赖（所以权力更替不断发生）。

长治久安要靠权威（authority）。有三类。

自然权威（natural authority）来自因果原则。如果你从20层高楼跳下来，一定跌死。你可以不跳，但跳则必死。没有变通，不能撒赖。“威”是来自其“必然性”。

理性权威（intellectual authority）是以理服人。你认为他说得对，所以你对他信服。这种“威”是来自理性。他说得对是因为他用他的理性引导了你，产生共识，所以你认为他对。

道德权威（moral authority）是以德服人，你认为他做得好，所以你对他折服。这种“威”是来自感性。他做得好是因为他用他的行为感动了你，产生共鸣，所以你觉得他好。

除了自然权威，权威只可出于说得对和做得好。前者有关真，后者有关善。真是对与错的辨别。人是理性动物，所以每个人都想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个凡事相对的社会无法满足人的理性。所以，如果你说话时对、错分明，人家就算不一定同意你对对与错的判断，也一定尊重你对对与错的认真。这赋给你理性权威。

善是好与坏的取舍。人是道德动物，所以每个人都想做好人，不做坏人。

一

一个暧昧苟且的社会无法满足人的道德性。所以，如果你做人是好、坏分明，人家就算不一定同意你对好与坏的选择，也一定尊重你对做好人的坚持，这赋给你道德权威。

求真指导行善，因为你对真的判断一定影响你对善的选择；行善鼓励求真，因为你想确定你行的是真善。要建立权威，言行一致是起点，虽然不一定是终点。

梁鹤年

2020年7月10日

### 36、2020年7月25日

各位朋友、学友，大家好！

这几天，在加拿大和美国，口罩成为热门话题。不少人以个人自由为理由，极力反对政府强制戴口罩。这种“不服从(不听话)”令我想起上一封信谈到的“权威”：理性权威使人信服，道德权威使人佩(折)服。

英语文明的个人主义(已经散播全球)有种反射式的不服从、不听话，甚至认为服从本身就是件坏事：你服从就是放弃你个人的自由，你要人服从就是打压别人的自由。当然，他们还是服从、听话。他们听“潮流”、“时尚”、“名人”的话。在这些面前，他们乐意放弃个人自由。他们只是不服从传统的“权威者”，无论是政府、教会、长辈。为甚么？

他们抗拒的不是“权威”，是“某些权威者”。对他们来说，权威的基础仍然是理性和道德，但他们把理性和道德的涵义搅错了。现代西方的最大“成就”(中国人也有被感染)是把真理从绝对弄成相对，把道德从单元弄成多元。这样子，就把权威的基础颠覆了。连现代人所听从的“潮流”、“时尚”、“名人”的权威也变成相对、多元。今天是权威的，明天就不是了。西方人仍是追随权威，但又不断否定权威。这是“失序”，使他们无所适从，就像旋涡里挣扎，把西方人累死了。

人类社会为甚么要有秩序？因为物资、权力永远有限，会有争夺，争夺就生乱，要有秩序才能安稳。秩序是甚么？是先后有次、上下有别，表现在先的带头，后的跟从；上的领导，下的服从。为此，秩序的稳定有赖跟从者愿跟，这需要跟从者信服带头人带得对(这要有理性上的共识)；服从者愿服，这需要服从者佩服领导者做得好(这要有道德上的共鸣)。这些，现代西方思想没有给我们甚么贡献，因为他们实在乱得很，有的也只是负面教材。

古典西方和古典中华却有启发，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安稳的社会。它们都是“尊重传统”。甚至可以说，传统就像安稳社会的代名词，越长远的传统好像越有稳定社会的作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很配合“现代精神的真粹”。有称，“传统是死人的民主”。传统是植根于人民的智慧。前人用他们的行为表了态、投了票。没有任何的民主方式比这更直接、更可靠。越悠久、越广泛的传统代表越多人投了赞成票，越应得到民主人士的尊重。过去的人永远比现世的人多，所以传统是绝对权威的。

尊重传统反映中国人的智慧，虽然这个智慧在今天逐渐消失。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反传统的倾向。其实这是很自大的，尤其是从他们的经验主义(个人经验是知识与道德的唯一基础)角度去看。一个人，无论多聪明、多长寿，也只有一条生命的时间、一个世界的空间。他的经验，与亿万前人相比，极度有限。当然，任何传统都有它的起点，都可能有它的终点。但它已经通过了历史的证明。你要改变它、否定它，就得承担起证明的责任。怎样证明？凭你的理性权威去使人信服，凭你的道德权威去使人佩服。跟着，你还要等，因为还要通过历史的验证。这也是尊重传统能保社会安稳的道理。

梁鹤年

2020.07.25

### 37、2020年8月24日

各位朋友、学友，

昨天收到郭谌达的电邮(她是同济来的同学，在加拿大跟我学习一年多)，说刚生下一个女孩。我衷心祝贺她和她的爱人。这年头，生孩子是种勇气，养孩子更不容易。为甚么会变得这样子的？

决定生孩子是个“信心的跳跃”(leap of faith)。多少的经济准备、心理准备都不能取代往这个“不可知的未来”的一跳。在很多人的脑中，这个“不可知的未来”使人寒心。

这几十年不就是人类物质文明最辉煌的时刻吗？而所有的迹象都指向越来越发达。还有甚么要担心？有说，社会不安、经济反复，很难计划未来，不生了。但你看看你的父母。他们时代的不安与反复比你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仍是决定生你。(有人说，这是父母的“意外”和“打不掉”。你真的相信上一代生儿育女都是“意外”或“打不掉”？)有说，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生孩子就是对人类、对地球不负责任。在“不生孩子”的决定上，这真“伟大”，但这个“伟大”一点也不延伸到买房子、买汽车、去旅游等等的决定。

现代年青人(生育年龄的)，物质上丰富，精神上迷惘。注意，我用的是“丰富”，不是“享受”。现代人追求刺激，但不懂享受。其实，刺激越多、越频，享受越低。永远处于亢奋状态不是享受，是受罪。注意，我用的是“迷惘”，不是“空虚”。现代人的脑子不是空的，是挤满的。但很多都是垃圾。满脑子垃圾，哪来不迷惘，无所适从？

前人的物质没有现代人这么丰富，但懂享受得多。最高的享受来自对比。清茶淡饭，偶尔一条海上鲜，就是像神仙。餐餐大鱼大肉，不吃死也吃腻。所有官能享受都如是。说得过份一点，物质太丰富不是福。记得我中学一位老师说过，对人的毒咒莫过于，“希望你的孩子生来富贵。”

前人的精神状态没有现代人那么迷惘。从前念书的人比较少，念十几年书的硕士、博士更少。大多数人的生活指南来自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不多想，也不用多想。上一代怎干我就照干；大家守甚么规矩我就照守。生孩子、养孩子是人人责任，不生、不养就是对不起父母、家族、社会。现代人理论多。想得多，但又往往“想不通”，因为理论太多，难以选择。认真的，就越来越迷惘；不认真的，就随波逐流。可惜这些波、这些流都是走向自我、走向虚无。

大家都知道，我有十四个孙子、孙女。他们的未来是我最、最关心的事情。我是乐观的。不管专家、学者、精英们怎样说，我认为人的良知、善意永远存在。但有时要提醒、唤醒。想起黑人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动听的〈多么美好的世界啊〉(What A Wonderful World)一曲。

我看见绿树成荫  
红玫瑰也是  
我看见它们  
为我为你盛开

我心里想  
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我看见蓝色的天空和白云  
明亮、幸福的白天  
黑暗、神圣的夜晚  
我心里想  
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彩虹的颜色  
在天空如此美丽  
也在路过的人的脸上  
我看见朋友们在握手  
说，“你好吗？”  
他们真的在说  
“我爱你”

我听到婴儿哭  
我看着他们长大  
他们会学到的  
比我永远不会知道的还要多  
我心里想  
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是的，我心里想  
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哦，是的！

我的孙子、孙女有好日子过，要靠你们了！

梁鹤年 2020.08.24